



# 万里战旗红

王 精 忠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7247.5  
109  
3

# 万里战旗红

王 精 忠

BK 73/25

湖北人民出版社



A481960

## 万里战旗红

王精忠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宜昌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6年6月第1版 1976年6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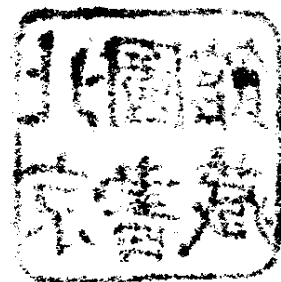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10106·734 定价：0.76元

9

1

## 内 容 提 要

这本书，记载了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生前所在六连的战斗历程。这个英雄连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转战南北，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一九五〇年，美国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六连全体指战员多次申请，志愿赴朝作战，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中又取得辉煌战果，并涌现出舍身堵枪眼，为部队开辟了胜利道路的伟大战士黄继光。本书文字朴实，故事生动，通过一个连队成长、壮大的历史，反映了人民子弟兵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太行怒火·····     | ( 1 ) |
| 第二章  | 狼窝“扎根”·····   | (26)  |
| 第三章  | 反征粮·····      | (58)  |
| 第四章  | 战鼓雷鸣·····     | (80)  |
| 第五章  | 愤怒的火焰 ·····   | (103) |
| 第六章  | 在淮海战场上 ·····  | (130) |
| 第七章  | 南征路上 ·····    | (171) |
| 第八章  | 峡谷飞兵 ·····    | (192) |
| 第九章  | 跨过鸭绿江 ·····   | (218) |
| 第十章  | 扑达峰上 ·····    | (251) |
| 第十一章 | 时刻准备着 ·····   | (278) |
| 第十二章 | “零敲牛皮糖” ····· | (308) |
| 第十三章 | 血战上甘岭 ·····   | (350) |
| 尾 声  | ·····         | (411) |
| 后 记  | ·····         | (418) |

## 第一章 太行怒火

### 一

一九四一年，初夏的一个深夜。

山风呼啸，天空阴沉，月牙儿躲进了密云深处，几颗星星在那墨色的夜空忽隐忽现。鬼子新挖的封锁沟把赞皇县区的旷野割成两半，沿沟的炮楼个挨个的，象坟堆似的排向远方。

突然，顺着太行山东北角的一条山腿上，出现了一支队伍。战士们有的背着大刀，有的扛着土枪，有的挂着手榴弹，大步流星地走着，谁也不吭一声。

这是从战火中刚刚组建的一支地方游击队——赞皇县一区区干队。他们怀着对日寇的满腔怒火，迎着咆哮的山风，趁着夜色悄悄地摸进了鬼子的占领区，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翻过一山又一山，穿过一村又一村，走了好长一截路，看不到炊烟，听不见犬吠，地里的青苗被鬼子洋马啃光了，路边的野草长得齐膝高，豺狼野狗在草丛里窜来窜去。望着这一切，游击队员们的心象铅块一样沉甸甸的。

“看那边！”正走着，不知谁喊了一声，区干队的战士们凝神望去，全怔住了；在一闪一闪的火光映照下，只见路边的大水塘里飘浮着十几具老乡的尸体……

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队员用拳捶打着身边的山崖，愤怒地说：“受不了啦！受不了啦！”

队员们望着眼前的景象，一个个都恨得牙齿咬得咯咯响。目睹亲人遭到鬼子的摧残，谁个不心如刀割、怒火燃胸啊！就是这块仿佛被瘟疫洗劫过的地方，在不久前也是一块繁荣的根据地啊！

众人在池塘前悲痛地伫立着，足足有一刻钟的工夫，区干队副队长才从牙缝里挤出几句话：“同志们，记住吧！对敌人只能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走！”

队员们昂首挺胸，把脚步迈得更大更快，继续向前疾进！

眼看离敌人封锁沟不到半里地了。“停！”副队长突然喊住了大家。等人们机警地在路旁一片芦苇地里隐蔽好后，他走到区长身旁趴下，用手拨开芦苇，指着前边说：“看，就在那。”

区长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打赞皇城通往野草湾的大公路，跨过封锁沟，象踩死的一条大长虫躺在那里，一排排电线杆子高高低低地沿着公路两侧伸向远方。

望着眼前的公路、电线与封锁沟，队员们个个磨拳擦掌。敌人为了充分发挥其机械化装备、机动力强的优势，克服其战线长、兵力少的致命弱点，便大力加强“交通强化”设施，广修铁路、公路，架设电线、桥梁，并沿着这些交通要道大修碉堡、炮楼、封锁沟墙，妄图以此将我根据地分割切碎，巩固其反动统治。

为了粉碎敌人的反动计划，区干队一成立，县委就指示：“立即组织并掩护群众进一步开展广泛的破击战，使敌交通瘫痪，破坏敌人的机械化优势，牵制敌人，配合主力部队开展

反扫荡斗争。”一区区委立即根据上级指示，派干部分头下到各村去做串连组织工作，区干队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和侦察。今天夜晚就要利用青纱帐的掩护，给敌人一个沉重的打击。

“干吧！”那个身材魁梧的青年队员性急地要走，可刚迈步，就被副队长一把按住：“卧倒，有情况！”

话音刚落，就听见从山那边传来“隆隆”的马达声，顷刻，数十道强烈的光柱从山后射来，一辆辆满载敌兵的汽车顺着公路开了过来，在车灯照耀下，可以看见公路上隔不多远，就有一个持枪的人在那里站着，大家明白这是敌人组织的所谓“自卫团”在放哨。

一见鬼子汽车，队员们格外愤怒。因为这些汽车是开去“扫荡”根据地的，队员们觉得鬼子的汽车不是在公路上走，而是从自己心上碾过去一样。

汽车疾驰而过，大地变得更黑暗了。副队长对那个身材魁梧的年轻队员亲切地责备说：“英奎，怎么还是刚当八路军时那股火烧屁股劲。”大个子没吭声，只是把枪握得更紧了。

大个子名叫傅英奎，二十一岁，膀宽腰壮，身材魁梧，浓眉大眼，嘴巴上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根胡茬，走路往前探着腰，一副威武机智的神态。抗日战争前，他在火车站给资本家当搬运工，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打到了他的家乡，烧了他的房，杀了他的亲人。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时，他怀着对鬼子的刻骨仇恨，参加了八路军，当了一名战士，跟随部队奋勇杀敌；不久前，在反扫荡的一次战斗中负了伤，部队把他留在地方上养伤，这次区干队一成立，他伤没完全养好，就非要参加不行，结果当了一班长。这会儿，

他听见副队长说他，只好耐心地蹲在那儿等着。

不大一会，背后的苇草窸窣地响起来，还没等区长扭过头来，从苇林深处已钻出几个人来，傅英奎仔细一瞅，原来是附近几个村的武委会主任，拉在后面的那个小伙子是吕庄的秘密民兵刘二朋。傅英奎立即上去拍打着那个小伙子的肩膀，亲热地说：“你这个小家伙又来了，哪次战斗都少不了你这个模范民兵啊！”

二朋有点不满意地嘟囔说：“什么小家伙？都十七啦！比一比，看谁的个头高？”说着就凑上去和傅英奎比高矮。

二朋的话也不假。别看他才十七岁，个头长得确实不低，这个贫农的后代，由于从小劳动，又是个民兵，身子骨结结实实的，站在傅英奎身边，俩人可象一对铁塔。他俩不但个头、身材差不多，连性格也差不多，一听说打敌人，就象鱼鹰见了游鱼似的高兴，都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二杆子”劲头。所不同的是，傅英奎是老八路了，而刘二朋还是个“见习八路”哩！为此，二朋已多次找到区长和武委会主任蘑菇。刚才来的时候，他一路走一路还在对武委会主任说：“主任，打完这次破击战，我该升八路了吧！”现在，一面站在那里和傅英奎比高矮，一面又抓住机会对区长要求说：“区长，怎么样？我的要求可以批准了吧？”

区长笑笑说：“嗯，个头是可以了，就是嫩了点！”

“嫩？”二朋把头一歪，瞪着大眼说：“生姜是老的辣，青松可是嫩的壮呵！”一句话逗得大家几乎笑出声来。区长连连点头说：“好，打完仗再研究。”说罢扭头问武委会主任道：“咋样？都来齐了吧？”

“来啦！参加破击的群众都藏在公路两旁的苇地里了。大家的劲头可足啦！”武委会主任答道。

区长侧耳听了听四周的动静，又望了望远处的炮楼，转身对副队长下令道：“好，动手！区干队马上按计划出发，先把伪自卫团收拾掉，别惊动炮楼，不准开枪。”

“我们走了！”傅英奎巴不得早点行动，立刻站起身来向刘二朋打招呼。

“呃！可不敢大意，你这路紧挨着炮楼，别打草惊蛇露了馅。”区长又叮咛了两句。

“放心吧！小小自卫团，还不是瓮中捉王八——十拿九稳。”刘二朋说罢弓着腰，跟着傅英奎大步流星地上了公路。

两人正走着，突然，前面一个团丁在吆喝：“谁？”

“我…呃…是良民”，刘二朋装腔捏调答道。

“半夜三更上这干啥？”那个团丁端起枪气势汹汹地问。

傅英奎赶忙跨上两步，结结巴巴地说：“老总，别发火，俺弟兄是给炮楼里的太君当差晚了，放了点夜路。”

“手里拿的啥？”

“呃…这是……这是俺的几件换洗衣裳，请过目。”傅英奎捉空碰了刘二朋一下，又装成战战兢兢的样子把包袱递了过去。

“站住，不许动！”那个团丁神气活现地走了过来，正好和傅英奎打了个照面。那家伙两眼死死盯住傅英奎的面孔，突然往后一缩，惊恐地叫起来：“八……”

狗团丁“八”字刚出口，刘二朋嗖地一个箭步上去，一把抓住了那家伙手中的枪，紧接着，傅英奎呼啦一声扬起板斧。

事情发生得十分突然，吓得那团丁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结结巴巴地说：“呃……不要杀……我是被迫的。”

傅英奎指着那家伙的鼻子说：“看这熊样，站起来！只要你不死心给鬼子当走狗，咱们八路军会宽大处理你的。起来，先到苇地里上堂政治课去。”

那家伙使了好大劲才站起来，两腿直打颤，刚迈步又回过头来，指着刘二朋夺去的那杆枪，乞求道：“呃，这杆枪要是你们收走了，炮楼上准杀我们全家。还求……求你把枪……我再也不敢给鬼子干了。”

“少罗唆！走！”刘二朋冷冷地答道。傅英奎又用斧头在他面前晃了两晃，那家伙赶快把话头咽下去，耷拉着脑瓜不吭声了。

刘二朋把那个团丁押进苇地里，这时陆陆续续地从其它地方也押来了不少团丁，区敌工站的同志就给他们上起大课来，揭露日寇伪军的反动本质，宣传抗日斗争的大好形势和我党我军的各项政策。当即，就有不少人表示悔悟，说以后再也不帮敌人干坏事了。

这时，区长问副队长：“咋样？警戒布置好了吗？”

“好了。”

“好！开始吧！”区长斩钉截铁地下令道。顿时，从万籁无声的芦苇地里冲出好多人来！里面有区干队员，有当地的民兵，还有上百的群众；他们扛着锄头，土锹，拿着锯子、剪刀，井然有序地上了公路，挖的挖，铲的铲，一声不吭地干了起来。刘二朋从小就是一个爬树能手，这时只见他腰里别着一把利斧，两腿朝里一夹，没费多大劲就敏捷地爬上两丈多

高的电线杆，猛力用斧头一劈，“叭喳”一声，就把磁瓶击个粉碎，缠在上面的电线掉落下来。他一次打落的电线，四个人还收不完。他爬了一根又一根，一连爬了十多根电线杆。每爬完一根还没等他落地站稳，拉大锯的就急不可待地把锯往电杆上一靠，锯了起来。

“快！”人们紧张地挖着。

“快！”人们紧张地锯着。

就在这紧张战斗的时刻，傅英奎夹着刘二朋缴来的那杆枪，扮成团丁的样子在公路上逛来逛去，两只大眼瞪得溜圆，监视着炮楼上下的动静。

人们在紧张地战斗着，傅英奎望着眼前的一切，内心无比激动。日本鬼子想用残酷的“三光政策”、“囚笼政策”逼我抗日军民屈膝投降；蒋介石想用降日反共的阴谋将我根据地困死、压垮。但是，这一切却激起我抗日军民更大的仇恨和更强烈的反抗。在空前复杂、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抗日军民在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指引下，给日寇和蒋介石、汪精卫的一切阴谋诡计以迎头痛击。看！今夜在敌人制造的所谓“无人区”内，一场群众性的破击战又打响了。此时，傅英奎耳边响起了出发前区长动员的话：“……敌人的公路、电线和封锁沟好比是鬼子身上的血管和耳目，好比是绞索和囚笼。同志们，咱们要把绞索斩断，把笼子砸烂，割断敌人的血管，戳烂敌人的耳目，配合主力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破击得来的东西还可以解决咱们的军需供应和工业原料，用来建设解放区……”

“傅英奎，咋样，没有打大仗过瘾吧？”背后响起了区长的声音。

傅英奎一听脸上火辣辣的。原来傅英奎刚到区干队时，对开展群众性游击战的意义认识不足，觉得区干队总是小手小脚的，今天在张庄锄奸，明天到王集喊话；白天在这个村里警戒放哨，晚上又到那条道上护送干部过路过沟。因此，他成天嚷着“骨头散了，快憋死了”，要求回主力部队去打大仗。区长理解他的心情，也看出了他思想上的问题。有一天便找他谈心，拿出一本油印的小册子，给他念了两段话。一段是：“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象民族英雄，降低了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游击战争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另一段是：“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箝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平绥、平汉、津浦、同蒲、正太、沪杭诸铁路线两旁的游击战争，所起战略的配合作用，更加容易看到。”傅英奎听完，忙夺过书一看，原来是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主席的话象指路明灯照亮了他的心。从此，傅英奎再也不嚷嚷了，安心在区干队干了。现在一听区长又揭他的老底，便笑了笑说：“大仗，以后总有打的，现在，我这鱼鹰就要在敌人的鼻子尖下抓鱼吃哩！”一句话把区长逗乐了。

正笑着，突然“哗哗哗”传来一阵巨响，两人定睛一看，原来是参加破击的群众在倒电线杆。杆子刚倒地，就扛到青纱帐里去了。

电杆倒地的巨响惊动了炮楼里的敌人。鬼子们在炮楼上放了一阵子枪，一个劲地乱叫乱喊。

副队长跑来找到区长，两人小声商量了几句，区长转身对大家说：“收上电线，拿好工具，撤！”接着，又对傅英奎交代说：“你带上刘二朋担任掩护！”

“是！”傅英奎一收枪，一猫腰，带着刘二朋隐蔽到路旁的一个土包后。

一阵唢呐声，只见正忙着的人们“哄”的一下，你先我后、有条不紊地钻进了青纱帐。等到炮楼上的敌人赶到时，区干队和参加破击战的群众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白天逼着老百姓刚刚修好的一条公路，被搞得坑坑洼洼的，不要说走汽车，连毛驴都走不过去。昨日晌午才架起的电线杆，也只剩下一根根光秃秃的木桩。那封锁沟，也被填得满满实实。望着这般情景，敌人气得嗷嗷叫。这时，经过教育后被我释放的一些自卫团丁，装出惊恐万状的样子大喊大叫：“报……报告……八路的……”

“八格牙噜，死啦死啦的。”鬼子气得呱呱乱叫。

“都他妈的饭桶，给我滚！”炮楼上的伪军小队长也在那儿狂喊嚎叫。

正在这时，十几道雪白的灯光闪晃而来，敌人的十几辆汽车开过来了，只听得“呼呼隆隆”一阵响声，汽车干哼着不能通过，车上敌人乱喊乱叫地跳下车来，对着青纱帐又乱放

了一阵子枪……

趴在土包后边的刘二朋和傅英奎，看到敌人这般狼狈相，心里可乐啦！他俩估计着乡亲们已经走远，说了声“走”便飞快地朝西奔去。

附近村庄里的乡亲们，听到敌人的枪声，家家户户把门关得严严实实，黑着灯坐在炕头上，兴奋地念叨着：“八路军又下来啦！”“这回鬼子、汉奸又别想安生啦！”

## 二

寒冬腊月，凛冽的北风呼啦呼啦地刮个不停，大庄小村家家关门闭户，就是闲不住的棒小伙子也不轻易出门。

可就在这寒风割鼻的日子里，却有人在西郭家庄通往吕庄、严华寺的那条弯弯曲曲的石坎道旁，撒下了不少棒子秸，对于盛产玉米棒子的赞皇山区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出奇的是在这被寒风刮得“哗哗”作响的棒子秸下，竟埋伏着十来个人，其中有四区的区长、区委书记、四区区干队的队员和郭家庄游击小组的几个地下民兵；挨西边，在离他们不远的道路旁，有一个“团丁”模样的人，正夹着枪缩头缩脑地放着哨，透过惨淡的暮色仔细瞧，那人原来是区干队的傅英奎。

为啥一区的区干队现在又成了四区的区干队呢？寒来暑往，在激烈复杂的斗争中，日子飞快地过去了。转眼到了一九四二年初，赞皇山区的抗日斗争形势更趋严重。自去年八月，日寇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多田俊因“囚笼政策”失败而被撤职后，换上了大战犯冈村宁茨，这家伙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

刽子手，一上台就强行搞什么“治安强化运动”。在去年底，日本鬼子偷袭了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冈村宁茨提出“完成大东亚圣战的兵站基地”的口号，企图把华北变成日本法西斯吞并亚州和进攻苏联的后方基地。为此，将华北划分为三类地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和“非治安区”即我根据地。针对这三种不同地区，分别实施其“清乡”、“蚕食”、“扫荡”和杀光、烧光、抢光的法西斯政策。在所谓“治安区”内，以清乡为主，强化法西斯保甲制度，用“圈村”办法实行大编乡，加紧对人民的统治和掠夺；在所谓“准治安区”内，以蚕食为主，强迫居民“接头”、“维持”，平毁一些村庄，残酷地制造无人区，妄图阻止我军深入敌后活动；而对我根据地，则加紧大规模“扫荡”，疯狂地搞什么“铁壁合围”、“纵横扫荡”、“梳篦清剿”、“反转电击”、“分进合击”等恶毒的所谓新战术。同时，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墙的所谓“囚笼政策”，加强其法西斯反动统治。敌华北侵略军参谋长安达十三向其主子报告说：“华北碉堡已筑成七千七百余个，遮断壕已修成一万一千八百六十公里之长，实为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六倍。”冈村宁茨一伙妄想用这些残酷手段来对付我华北军民的抗日救亡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华北解放区面积暂时缩小了六分之一，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处于太行抗日根据地边缘的赞皇山区也被割裂成为一条条、一块块的“格子网”，紧挨县城的一区大部分村庄也从我游击区一变而为敌占区。正如毛主席在九月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社论中所指

出的：“抗日的第五第六年，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因此，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战胜敌人，赞皇县委根据上级党委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坚持敌后斗争的指示，调整了区划，将原在县城以西属于一区领导的全部敌占区里的村庄划归四区领导，一区区干队也同时划到了四区。他们坚决响应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我们要争取两年打败日寇”的号召，深入敌占区村庄去开展工作，依靠群众，打击敌人。今天，他们就将在紧靠郭家庄炮楼工地的这条道上打一次伏击，破坏敌人修炮楼的计划。

日头慢慢向西山沉落，夜色渐渐从四方升起，在路旁棒子秸下，年初入伍的新队员刘二朋，趴在那里啃着用野菜、树叶掺和着棒子面作的窝窝头。那年头，由于日寇的“扫荡”、“蚕食”，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封锁，又加上那年旱灾、虫灾严重，地里收成不好，群众的日子可真够苦的。沿着石河随便走到哪村哪户，揭开锅来看，见不到几颗面星星，尽是瓜果野菜。群众生活困难，区干队也和群众同甘共苦，能啃上“三合一”的窝窝头，就算不错了。

刘二朋一面啃着窝窝头，一面瞪着一双溜圆的大眼，紧瞅着郭家庄炮楼的方向；在朦胧的夜色中，已修了丈把高的炮楼，模模糊糊地映入眼帘。虽然看得不太真切，可刘二朋这时就觉得象亲临其境一般，脑海里浮起前几天跟随班长傅英奎前去侦察时看到的和听到的情况：就在这个炮楼工地上，有二、三百被抓来的民工，在敌人的刺刀、机枪威逼下修着炮楼。有几个穿着皮衣、蹬着大马靴的日本鬼子，还不时窜